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金川

### 第一回 立喇嘛鵲蚌相爭 攻烏爾神通初顯

卻說本朝幅員之廣，超邁前古，就講到武功一層，也駕乎於漢唐以上。如順治間收台灣，康熙朝定三藩，雍正朝定金川，乾隆朝徵西藏，嘉慶朝滅川匪，同治朝蕩粵寇，俱是人人知道的。目下先講一段定金川的故事。因為做書的祖宗，從前是在年大將軍手下，做一個參謀官，那時的征戰事實，他都知道。後來平定回亂之後，他便將這事實，仿做一本書，名曰《定金川紀》。做書的因他這書文理深奧，只好供文人學士賞玩，文理淺些的就看不來，所以重用說白演說出來。所有事實俱照原本，並無說謊；若是說謊，是我祖宗欺我了。這書的原委如此，言歸本傳。話說西藏地方有兩位喇嘛，一位名班禪，一位名達賴，俱是佛法精通的高僧。這兩位喇嘛，生於前明天啟年間，到處傳教。迨至大清與明朝失和之時，兩位喇嘛知道天命攸關，便由西藏過金川，度新疆，越蒙古，到滿洲見了太宗皇帝，便在北邊傳教。那北邊的人，十有九家信佛，況班禪、達賴又是高僧，因此更加信服。那兩喇嘛便為演說天命在大清之意，叫人信從。果然不數年間，本朝就得了天下。世祖皇帝便封他為大喇嘛，永鎮西藏，班禪鎮前藏，達賴鎮後藏，當他藩屬一樣。

但這兩個喇嘛也有些古怪，他卻能知道身後輪迴的事。如班禪臨終時便說，他降生在某地，他徒弟遵命去接，果然不錯，雖是一個小孩子，卻知道前世的事，一些不錯，因此眾人仍叫他做班禪，並將此情節奏知朝廷，皇上亦照此施行，立他為大喇嘛。達賴也是如此。一直傳到五世，那兩位喇嘛臨死的時候，便不說了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因達賴、班禪，前曾有五世輪迴之說，所以到了五世之後，便不輪迴了。那裡知道，就因此造了一段奇禍來了。

原來西北各部落最重佛教，家中有人做了喇嘛，便算榮耀，做了大喇嘛，那更了不得了。從前達賴、班禪兩位輪迴的替身，有時出在蒙古，有時出在西藏，出過達賴、班禪替身的地方，眾人都說這地方，猶如天堂一般，沒一個不喜歡的。到了雍正年間，剛剛第五世的達賴喇嘛圓寂了，五世輪迴之期已滿，所以達賴並不說出替身來了。當時眾人見達賴並無遺言，便各分黨與，想立他的私人。一面匿喪不發，恐被朝廷知道，一面在外找尋聰明的孩子，說教他達賴前五世的事跡，以掩飾眾人的耳目。誰料事機不密，卻被金川王知道。

原來金川王本是歸服中朝的，名喚羅卜藏丹津，朝廷封他做個青海王。他手下有四個部落：曰和碩部，曰準噶爾部，曰杜爾伯特部、土爾扈特部，每部約有十萬人馬。那地方在新疆之西，與沙漠相近，地方嚴寒，並無城郭田廬，也沒有五穀糧食，只靠著畜牧為生，廣有牛羊、驢馬、駱駝等類。四個部落四處分屯，手下的兵丁都是獵戶出身，且與俄羅斯交界，時常有征戰的事，所以都練得能征慣戰。青海王因此有夜郎自大之心，想與中國作對，又恐向來服順，一朝悖逆，手下人或有不服，常想借事發端。這一日，聽得西藏達賴死後，他手下人爭立私人的信息，便齊集四個頭目說道：「西北一帶都是信佛教的，從前達賴，班禪輪迴之時，各處都有他發祥之地，獨有金川無有。我想金川地廣人稠，難道就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得達賴的後身麼？我現在想一面揀選聰明子弟一個，一面申奏朝廷，說他是達賴的後身，送他到西藏去，做一個大喇嘛。朝廷依允，那是我金川有光輝了；若不依從，我手下兵精糧足，難道怕他不成。」準噶爾部的頭目葛爾丹道：「我國強盛，威振四夷，大王不趁此建功立業，更待何時？依我愚見，不必申表朝廷，俟選到孩子，只管興兵保護著進到西藏，他是肯受，我便白白得了西藏了；他若不肯依從，我便用強攻打，諒這西藏那是我們的對手。」於是和碩特的頭目策妄阿拉布坦、杜爾伯特的頭目名喚宰桑、土爾扈特的頭目名喚單濟勒，一齊同聲道：「葛將軍的話句句有理，大王必須依他，我們情願效力。」那青海王大喜，即日興兵，就叫葛爾丹做元帥，策妄阿拉布坦做先鋒，宰桑做合後，單濟勒守住各處地方要隘。胡亂選了一個孩子，說是達賴後身，帶了十萬人馬殺奔西藏來。

這葛爾丹身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使一對方天畫戟，且廣有機謀，能造機器等類，人都叫他「西諸葛」。他的渾家名喚阿奴哈藤，此次沒有帶來，也有勇力，使一對雙刀，能出神入化，自小受異人傳授，會呼風喚雨一切法術，渾名喚做「賽梨花」。那策妄阿拉布坦使一柄大刀，背負飛標兩個，能於百步之外連環擲去，無有不中。因他生得面上墨黑，人都喚他做「黑面金剛」。宰桑、單濟勒都是西方有名的好漢。

當下葛爾丹殺到西藏邊界。有一座城池名烏爾城，城內將官是一個有道行的老喇嘛，名喚定禪。聽見敵人殺到，探聽原由，是為送達賴後身來的，一面申報西藏國內，一面帶兵登城守禦。一上城頭，只見金川兵如此英雄，便對眾將道：「敵人兵眾，不可力取，吾當用坐禪法以退之。」眾將道：「坐禪之法如何？」定禪道：「我這坐禪之法，能使三十三天神將、十方諸菩薩聽我號令，他雖有千兵萬馬，也是無用。」眾將道：「主帥既有如此本領，來日敵人攻城時照此施行，待我們瞻仰瞻仰菩薩，也是造化。」

不說定禪用法退敵。再說葛爾丹到了烏爾城，歇了一天。到明日一早，率領諸將來到城下，一聲號炮，駕起雲梯，便來攻城。只見城上並無抵禦，雖有些小兵丁，都無軍器，只有一個老和尚坐在那城垛上，盤起雙腳，南無合掌著雙手。葛爾丹欺他兵少，喊令眾人攻城。各兵剛上雲梯，來到半梯，忽見那和尚的頭上放出一道毫光，向眾兵頭上壓下，毫光之內有無數神將來打金川兵，各兵便紛紛跌下，十停之中死了五停。葛爾丹大驚，只得鳴金收軍。看那和尚依舊坐著不動，葛爾丹疑怪起來，不知道他是什麼法術。忽心生一計，傳令退兵，卻叫一個精細兵丁扮成喇嘛模樣，吩咐他伏在僻處：「等我退兵，他必開城，你便設法混入。須探聽這個和尚有什麼道行，即行通報。」那兵丁遵令去了，葛爾丹便拔隊起營，向原路退去。正是：

腹內兵機原不測，佛門法術有時窮。

竟未知葛爾丹所用何計，且聽下回分解。